

世廟識餘錄

三

南

世國藏本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嘉靖初年六部題覆事體有窒礙難行者尚相援正前輩殊有同寅協恭之意後來惟務阿順第曰存體面而已姑記一事御史郭希愈言今邊境有警輒患無人宜重兵部侍郎之選必素歷邊方才畧服衆者令一人專講求邊方軍務一人專講求腹裏軍務仍令自選屬官有智計者爲之贊畫有警即畀以提督之任則職專而志定宜可備緩急其言似可聽而實書生之見吏部業釋從之而是時王時中在兵部上議

以職掌所載尚書侍郎統理一部之事不當分限邊
腹以致乖隔且屬有四司則凡邊腹軍務分在習理
者也不當專委一二人替畫又國家遣武臣總兵
文臣總制臨時命廷臣會推上請簡用事平則
將歸于班行兵散于營衛故將無久握之權兵無不
戢之患茲欲以兩侍郎分領亦非

祖宗臨時遣將

之深意且預定左右侍郎將兵之任則諸撫鎮等官
皆將覬望諉避或悞事機設侍郎一有事故又將誰
屬此論老成持重不曰吏部已覆而遂已之也上
卒從兵部議萬曆間言官猶祖希愈唾餘請兵部更

設四侍郎而部議竟不敢阻撓設置未久亦尋廢注厝不如前輩遠矣

張孚敬在位自恃明察好摺捩縉紳遂啓告訐之門一時京師刁風頗盛若詹啓以一歷事監生奏吏部侍郎徐縉徇私納賄事下都察院勘覈啓坐誣矣而猶被旨宥之會有人竊投牘于敬孚之門發之乃縉賂已者有黃精白臘之數亦是空牘何知真偽付之水火可也而孚敬竟持奏之縉斥爲民迹縉平生固非端士孚敬宜以他事去之可也而誤罹曖昧令僉人得志而大臣之體汙蔑盡矣其後嚴嵩爲之地而

死得復爵蒙卹又賜謚文敏不知於公論何如也

始進士外選者度不稱其官則求改監職吏部以爲賢

關非媒仕之捷徑祖宗養士之意謂何自今有補

外而求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擅

改京銜以滋奔競上然之命如議禁革著爲例時

助教金洲以永康知縣改任吏部以其人素協士論

宜留供職上不許仍除外任洲嘉定人其邑令陳

亶者爲張孚敬內親洲奉差回京亶以蘇製寢具二

床直三百金托洲遺孚敬洲迫于父命強携之行而

心實漸忿行至徐洲故稱舟漏仍以所托還陳而陳

業有書達乎敬矣。比洲入朝見乎敬第空手耳。遂銜之。故被是旨。而洲尋終于高邑令。

行人司司正薛侃初從王守仁講學。自以司正不與考選無言事之日。乃爲一疏。以上久乏嗣。誣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上怒曰。侃狂妄奏牘大肆奸惡。法司會文武大臣及科道官逮至午門。前追究明白。要見舊典載何祖訓。所言親王必有交通及主使者。一一具實以聞。侃廣東揭陽人。與太常卿彭澤少詹事夏言同爲丁丑進士。是時言數以

事忤大學士張孚敬。孚敬不能堪，以 上意方向之，未有以中也。澤以議禮故，結歡張桂。孚敬遂倚以爲腹心，謀所以傾言者。侃爲是疏，且一年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一日，出示澤，澤懷其稿以告。孚敬曰：「儲事 上所諱，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爲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澤尋語侃曰：「張少傳喜公疏，國之大事，宜亟上，當從中贊成之，乃與之期。」孚敬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于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疏，亦以爲可進。」又引中允廖道南謂言交結江西王府有迹，請 上且勿發，以待疏至，已而

侃猶豫欲止其事。澤數促之。疏入。隨被廷訊。侃備
受拷掠。言已所自爲無主者。旣累日。詞不具。澤乃微
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趣我上者爾。謂張少傳則
然。于言何與。都御史汪鉉乃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
案大罵。幾欲毆鉉。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揖孚敬。且
迴避。孚敬怒。應奎等卽上疏言狀。上併下言應奎
汴于獄。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會
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鞫于廷。具得其狀。言
侃疏實出已意。夏言歐陽德供誣引實。澤附會輔臣。
欲以中言也。澤宜重治。但侃性猖狂。心尤險詐。搖惑

人心妄生異議，並宜重處。言因上疏，詆彭澤之造謔。汪鉉之黨惡。上乃釋言，出平敬密疏，二示群臣。斥其伎罔。于是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各疏劾平敬。鉉澤等明日勅諭三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暮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罔。忍于言其君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法司擬罪來省。彭澤質非材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奸邪詭譎之行，往來構禍，搬鬬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于攻擊，害朕君臣之意。

罪犯甚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
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特不次進用既而被人
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悛於性朕以
心腹是託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傳之佐豈惟待遇
是隆乃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媚嫉之科殊非朕
所倚賴專于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容着致仕
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宜拍案喧罵匪徒失儀亦
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
汴職在糾舉責豈被言但其時事未明白據斥輔臣
跡涉回護故朕併令拿問今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

餘見監人犯悉宥之。此事既經區處，在朝大小官員，
宜思革除私忿，務爲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
心，守聖人不貳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
負其君，忝其親，而未有譽焉。已所同擬彭澤邊遠充
軍，薛侃納贖爲民，按此舉乎敬所爲，甚辱國體。一經
敗露，匪特不可以稱大臣，亦無復人理矣。乃夏言自
是得君愈甚，孚敬雖擠之，實引之也。

翰林院修撰姚涑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禮部覆議。
以爲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足稱
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善之法，且

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太祖神謀睿斷必有所見故載在祀典百餘年於茲矣。宜遵舊制廟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上竟從部議。其後以

歲有邊患而主事傅伯棟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愚以爲歷數之傳雖有華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屬。雖曰夷狄自不能廢之矣。乃宋人正閏之說尤爲無爲。禮部侍郎湛若水言。陛下以皇儲未建精禱祈禱求之於神者至矣。臣愚以爲又當修其在已者以協應之。所謂在已者收斂精神是已。語稍涉迂。上曰爾既欲朕收斂精神便不必如此煩擾。上素知若水

學術斯旨亦切中其病矣先是祭酒魏校與大學士
桂萼善母私憂上未建嗣乃懷一種子方浼萼上
之其事載校家乘中然校竟無後校亦講學人也其
心似忠而其迂則類若水矣其後家居酷信堪輿家
屢改葬其父母而又多服熱劑以祈嗣卒瘍發于項
以死悲夫

張孚敬爲人剛狠故所行多從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
是何意義孚敬旣去位御史楊宜上疏曰邇者沙汰
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過刻略無愛惜之
意其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黜長者以齒貌近邁不

容甚則浪擡毀譽輒加擯棄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
衣冠爲田野之傭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有增置
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
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爲功時夏
言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議覆如宜言萬曆間每縣
入學以十五名爲限亦祖孚敬之意然指歲歲考校
而言也乃奉行者虛歲不補唯以少爲貴而當事者
負怨愈深謨在禮部嘗爲調停業已量增其數而後
來矯枉過直又溢取無度務以多爲貴不知其卽以
少爲貴者之心也而販夫俗子皆濫列章縫士風日

世厚言金卷之七
流于惡薄矣。主持世道者姑置不問何也。

吏部尚書王瓊等言考察事例載在累朝令甲止擬

三年任內事蹟初非通考生平素行邇來不諳此例
往往苛求有已陞外官因前任京官而被斥者有已
陞尊官因前任卑官而被黜者惡惡長而善善短殊
失惜才之意此論愷爽甚得銓部大體頃論大臣
者有生不同時仕不同世偶誤所聞遂形指摘以致
是非顛倒茫無影響若謂大學士張居正以刑部侍
郎洪朝選勘處遼廢人不盡其辜嗾人陷之廋死者
親王非造反逆已錮高牆矣尚有何辜可盡是時御

吏部光先與之同事何獨用之總督三邊有謂吏部侍郎陸光祖阿附宗人陸炳得美遷者不知光祖以知縣行取又遜南部爲避炳權勢也後來炳死而光祖名位始顯有謂南吏書趙錦平生無一善狀者不知錦爲御史嘗以論嚴嵩自雲南逮赴詔獄被杖削籍隆慶年始起有謂南刑書陳道基爲江西巡按賄嚴嵩以進者而道基實未嘗按江西也言官道聽何恠其然惜舉朝無一人救正之者倘以訛傳訛少年雌黃之口闌及善類多矣朝廷之上固不可無老成人也